从人类学视觉解析怒族佤族医药文化的功能 *

侯　宾，王志红，谢　薇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文化是民族的标识，民族的不同就是文化的不同。医药文化伴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怒族佤族医药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过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相互作用与交融，彰显着民族的气质与特征，是医药经验和健康行为的综合反应。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表现出实用、慰藉、认同、传播和象征的功能。

关键词： 人类学；怒族佤族；医药文化；民间民俗；功能
中图分类号： 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13）03－0040－03

审视文化现象，得分析文化的功能，任何文化形态均会表现出自身的功能属性，医药文化有自身的文化功能。怒族佤族医药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过了自然、社会与人的相互作用与交融，彰显着民族的气质与特征，是医药经验和健康行为的结合体。经过 2 年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用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政治学、中医学和现代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思考，沉淀出怒族佤族医药文化实用、慰藉、认同、传播和象征的功能。

1　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的实用功能

医药知识是人类生存治病救命，与自然相适应的产物，其实用性不言自明。佤族怒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为了生存与发展，不管是巫医时代，还是现今医药时代，“疗效是硬道理”，疗效与实用性仍然民众是首选。生活中饮食采集绿色生态，饮酒的驱寒除湿，歌舞的愉悦身心，建筑的避寒保暖，伦理丧葬中的从善辟邪，禁忌和护理中的防灾减害，无不渗透着实用观念。通过实用性的积累和总结，形成了佤族怒族的医药健康智慧。

医药如同生活中的阳光、空气和水源一样，不可缺少。怒族佤族在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吃什么健康，穿什么保暖舒服，住什么安全防病，用什么植物治病救人，这是都是以实用为前提探索总结的结果，是用生命为代价不断“试错”换来的。医药的实用必然围绕生命健康展开，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怒族佤族医药的实用性是不同的，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人诞生后就是生存和延续，医药伴随民族发展始终，因为对生命和生活有用，尽管早期的医药经验不足以保护每个生命个体，但他却是适应自然与社会最有用的东西。实用是民族医药存在和赖以发展的基础，实用性使民族医药文化的形成变得鲜活，也使怒族佤族的医药智慧有活力。

2　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的慰藉功能

佤族怒族早期均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敬畏天地、大自然，心灵的慰藉来源于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巫医的“神药两解”。医药经验的形成增强了民族的保障和生存能力，也提高了安全感，心理上有所慰藉。故而在民间单方流行，村寨农家都能知道几棵草药，小病均能在房前屋后就地取材，有的农户还会引种一些疗效确切的药物种植在自家院落。

另外，村民患病的心理安慰还来自民族民间医生，村里的民间医生活动在村民的生产劳动中。怒族民间医生李汉良、腊真、耿地荣等经常不分昼夜地为怒族群众治病，只要有需要，随叫随到。民间医生生活在民众周围，相对减少了村民对疾病的恐惧感，使精神上有所安慰。草医草药的民间乡土性是民众健康安全感的直接来源。

众所周知，疾病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治好的，每次用药也不是都有效的，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神医。社会的发展促使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面对疾病与死亡都很无助，但在病人面前，医生总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项目）（NO：09XMZ031）
收稿日期： 2012－08－31　　**修回日期：** 2013－01－17
作者简介： 侯宾（1973～），男，云南师宗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文化与民族医药。

能以“神药两解”来处理,在治疗中安慰病人,使药物得到最大发挥。换个角度看,民间医生医术高不高明,有时在民众看来已经并不重要了,他已成为心理安慰的寄托。

现代医学中,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很好的说明了医学人文关怀的价值,要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回归医学本质。医药不仅仅是治疗的物质,要更重视感情和精神的感染。怒族佤族民族医药文化的让族群产生依附行为,是健康的安慰剂,笔者在此不去考量其价值大小,但存在是有合理性的。用现代医学来解读就是安慰剂效应。

现代医学把一个人的主观思想对客观问题能有多大影响,只要思想上预期某种效果会出现,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这种现象叫做“安慰剂效应”。怒族佤族古代先民应用民间单方、验方及祭祀问鬼神的巫医行为,我们无法分辨医药的直接有效性有多少,也无法考证摄入物质的具体药效,但确实成为了治疗疾病的安慰物质。本课题研究中的民间“土疗法”,均是民族医药慰藉功能例证。

近年来,科学家发现有些民间全无科学根据的“土疗法”会很奏效,也在临床上证实了“安慰剂疗法”。美国心理学医生沃尔夫进行了首个求证实验,结果显示:“安慰剂效应”的确能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安慰剂效应(英语:placebo effect,来自拉丁文 placebo 解“我将安慰”),又名伪药效应、假药效应、代设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安慰剂效应于 1955 年由毕阙博士(Henry K. Beecher)提出,亦理解为“非特定效应”(non-specific effects)或受试者期望效应(subject-expectancy effect)。

国外研究发现,安慰剂效应是真实的心理生物学现象,它对应的机理主要来自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两方面。通过心理暗示,让患者认为自己正在吃药、接受治疗,并且会逐渐康复。安慰剂不只是具体的药品,医疗场所的环境、医生的口碑、病人住进自己心仪的医院、找到自己信赖的医生等,都能激发病人的安慰剂效应。因为安慰剂拥有“神奇效力”,以至于在美国大约有 50%的医生经常给病患开安慰剂。既然安慰剂能够产生作用,能获得标准医疗措施达到甚至达不到的临床预期效果,我们有什么理由来排斥它们呢?

现代疾病中“安慰剂效应”最明显的是患高血压、心绞痛、情绪低落、胃肠溃疡、哮喘、关节炎、偏头痛和其他慢性痛症的病人,也有心脏病和癌症病人。古代病人的痊愈,很难说是草药和医生医术的功劳,随着时间的延续以及精神生活的改变而自愈。人的机体本来就存在抵御某些疾病的潜在力量,有些疾病随着环境条件、物质精神状态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在不知不觉中自我痊愈。前提是精神因素很重要。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得出,建立在原始宗教基础上的原始医学就是一种僧医、占卜者、神汉、巫婆或祭司一类的人物,这些人可以统称为巫医。这些巫医们在当时都是些掌握史前医药知识最多的人,与鬼神医学模式相适应的医疗手段自然是求神拜佛或作法驱鬼,其医疗过程往往也是一种宗教仪式或迷信活动。人类在用极其有限的经验医学不足以充分地认识和有效地治疗疾病时,借用超自然的力量(神)来帮助治疗疾病,在当时有它的合理性、逻辑性和积极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科学知识否定鬼神医学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中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不能随便否定人类以前为谋求健康的探索行为。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理论是荒谬的,但这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医学现代化[1]。3 500 年前,在埃及的史密斯草纸书中写道:“魔法、咒语补充医药效果,另一方面,医药又支撑着巫术的效灵”。希波克拉底也强调:“医师之技能有限,故必须虔事神明,以求神助”,而“神”则是通过人的灵性与人相沟通,通过精神或心理的作用来证明其存在的。 在对内科或精神科疾病的治疗过程中,鬼神医学的那些驱鬼迷信场面或宗教仪式,必能使病人的神经—内分泌系统产生应答。这种应答的结果对病人既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使病情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产生消极的作用,使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坏,这主要是取决于疾病的性质、病人的体质和精神状况。

因此,我们不能用 21 世纪的观点来否定巫医在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下对人的安抚和慰藉作用。历史辩证的看待早期人类医学行为,科学加以鉴别。

3　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认同功能

实用和慰藉功能为怒族佤族医药文化提供了民族的认同基础。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民众的寻医问药中,族群内的每个成员对就医行为和医药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与评价:他们离不开医药,更需要民间民族医生的庇护。此时怒族佤族自然形成了族

群认同，各自对自己所属族群有了认知和情感依附。个体不自觉的受到群体的文化影响，从而产生了认同。

认同感由自我认同到族群认同的变化过程，族人患病后将自身内在的感觉、自我意识以及外部的巫医、民间医生、家人亲戚评价等综合，形成了对医药疗效的评价及认同。笔者考证怒族佤族的宗教、民俗，均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健康行为的认同意识。民族传统宗教的神秘力量，对人们起着极为重要的维系民族认同的作用。“传授原始的知识体系，从知识上、思想文化上实现民族认同；贯彻传统的行为模式，从民族传统的伦常规范和信仰观念实现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维护古老的社会传统”[2]。这些均是认同途径。医药发展本身就交织着宗教发展过程和民族创造的民俗活动中，不能完全剥离。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各民族的世界无论在哪里都是从宗教开始”，因此，为祈求健康所作的杀生祭鬼、送山神、送岩神、送河神有其合理的成分，是精神慰藉和认同的表达。

人的对医药的接受和作用发挥，也来自认同感，没有对民族医药的认同和接纳，药物的作用不可能最大发挥，所谓“神药两解”就是药物与精神因素结合的真实写照。而民族自身的认同也是促进医药文化发展的力量源泉。但同时，怒族佤族民族医药要在疗效上下功夫，增强民族的认同。

4 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的传播功能

医药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治病救人，维系健康，保护人的生产能力和发展能力。实用性和民众的认同使它在民间代代相传，特别是民族民间医生则成为了医药经验和口碑传播的载体。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要么是书籍记载流传，要么是口耳相传，怒族佤族没有文字，只能依赖口传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传播范围、途径和效果还受到地理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发展程度等综合影响。但无论如何，健康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关注的重点，神奇的医术和增强健康体质的方法一定会是民众津津乐道的对象，人们会有意识的布散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医药的传播性使健康智慧得到广泛应用，增强了族人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扩展了生产生活的活动半径。怒族佤族在各自生活区域熟知自己的民间医生和维护健康的常用方法，资源也得到有效利用。传播性是认同感范围进一步扩大。

民族医药文化为什么会传播？因为价值，就是民众的社会需求。马克思在谈到使用价值这种价值形式时曾说：“使用价值表示物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所以价值成为传播的内驱力。民间流传着很多有用与无用的信息，有用的会加快扩散并持久，无用的自然淡化。

民族医药的自然存在及价值，传播更多体现了民间性。不同于今天的媒体传播，媒体传播是经过新闻工作者选择、加工、过滤，变成了新闻事实，然后再经过新闻媒介的传播，才变成了为受众所接受的新闻信息。今天的医药文化传播，更多的是一种新闻信息传播，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

5 怒族佤族传统医药文化象征功能

象征即标识和符号，是事物的的特征符号。怒族佤族医药文化的在族群上会传达一些意义和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解释族群的医药现象，但这些传达出来的信息不一定都有用，只是代表了一定的文化特征。在今天看来，怒族佤族的许多民间治疗方法已经不合时宜，很少用或者不用了；一些健康习俗，如佤族吸食蓝烟、嚼槟榔在过去一度流行，成为民族的特征。这些行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象征即是民族文化的特征符号，文化就是行为观念系统和符号系统综合。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团结统一、并区别事外族的一套符号和观念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据。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的文化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不可丢弃的，这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原动力，它不会因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却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扬光大。

民族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内容和形式发生整合、变异，但是民族文化的特征不会断然消失。如果连一个民族文化象征的东西都消失了，这个民族就真的不存在了。

参考文献

[1] 潘思源. 说说中医那些事儿[M].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64.

[2] 杨志明.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8.

（编辑：岳胜难）